

如何“安放”数字遗产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贾雯静



数字时代，每个人都留下了复杂的数字足迹。当我们从真实世界消失，这些数字痕迹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这一问题正随着数字遗产纠纷的增多逐渐凸显——近年，网络账号、游戏装备、淘宝店铺等数字遗产引发的纠纷持续攀升，相关法律适用与管理规范仍存诸多空白。这让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宝霞感觉：“纠纷比制度跑得更快。”

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有待厘清的问题：当生命画上句号，这些承载着情感与财产的数字遗产，能否像传统遗产一样被继承？应当如何处置？又该由谁来决定去留？更复杂的是，如何在保护逝者隐私的同时，平衡亲友的情感诉求……在数字文明日益深入生活的今天，探寻为“身后”的数字身份与资产赋予清晰、公正且有温度的归宿，是我们需要正视的课题。

数字遗产“身后”事

目前，有关数字遗产的认定、分割、继承等具体操作规范未有详细规定，是否能被继承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介绍，数字遗产在法律上尚没有明确定义，学界普遍认为，数字遗产指自然人死亡后遗留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具有经济价值或情感价值的信息资源，具有无形性、财产性与人格性等多重属性。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高艳东解释说，此条文属于引致条款，本身未创设数字资产的具体规则，需依靠其他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但该条文为数字遗产的法律保护提供了原则性依据，确立了其受法律保护的基本立场。

胡钢表示，司法实践中，需遵循民法典总则中提到的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一般按财产型、人格型、混合型分类，结合个案差异化处理。

对支付宝余额、微信余额、数字人民币等财产型数字遗产，所有权与继承关系较为明确。实践中，经有关部门确认可归属为被继承人的合法财产，继承人可依程序向平台提交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在机构配合下完成继承事宜。

对人格型数字遗产，如微信聊天记录、朋友圈等，承载逝者的隐私与人格尊严，应遵循隐私与人格尊严优先保护原则，在处理上先明确所有权。

目前，多数平台在用户协议中将账号内容主张为平台所有，用户享有使用权。不少法院认为平台承担用户注册、认证、审核、运营等管理职能，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有效条款。也有法院认为该条款损害消费者自由选择权，认定条款无效。这使逝者账号在继承认定中的可继承边界难以统一。

在国内具体司法实践中，多认为用户协议有效，账号通常禁止转让、出借、赠予或继承，若逝者账号长期不使用，可能面临被平台限制登录、回收账号或清理数据的风险。

“还需注意的是，聊天记录是多主体互动的产物，除涉及本人的人格利益外，可能涉及第三方隐私，除非遗嘱有明确安排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原则上应限制继承人获取完整内容。”高艳东说。

这意味着，在所有权归属平台、缺乏逝者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人格型数字遗产并不一定适合直接继承。

而对兼具人格属性与财产价值的混合型数字遗产，如粉丝量高、具有带货能力的账号等，受访专家认为可以继承，但具体继承方式应严格区分并加以限制，并非简单的账号控制权转移。

高艳东介绍，当前一种处理路径是“权益继承”而非“账号继承”，继承人可以继承账号产生的直接经济收益，如广告、直播打赏收入等，但不一定直接登录和运营原账号，即使继承人缺乏完整的账号使用权或所有权时，也享有财产权益的继承权。

继承难在哪里

尽管对数字遗产已有大致分类，但在实践中，数字遗产的继承和管理仍然存在三方面困难：其一，部分数字资产因权利人未提前规划难以有序继承；其二，继承规则和程序尚缺乏细则指引，增加司法裁判复杂度；其三，如何有效保护各方隐私、妥善管理账号等。

以缺乏细则指引为例，高艳东表示，民法典原则性承认网络虚拟财产，但未明确界定数字遗产的定义、范围，也缺乏统一、具体的继承规则，相关领域的法律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不同法官处理方式有较大差异，处理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如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但在民事层面，民法典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保护范畴，一些个案也因其具有明确经济价值被认定为可继承的“个人合法财产”。

“监管强调金融稳定与风险防控，司法侧重财产权益保护与继承秩序，两者叠加使加密数字货币在能不能继承、怎么继承的边界上存在争论。”胡钢表示。

此外，数字遗产不同于实物遗产继承，涉及更多主体，或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在继承和管理中需要更加审慎。

对被继承人，账号中留存的大量隐私数据若处理不当，存在隐私泄露与人格利益受损的风险；对继承人，在获得情感寄托的同时，亦可能面临电话骚扰与安全风险等次生问题；对平台，若继承流程不完善，可能引发运营与管理层面的合规与信任风险；对与逝者相关的其他人，若账号使用权被继承且继续发布信息，好友、粉丝可能因不知情而产生误解、混乱，带来不良

后果。

因此，有受访专家提出“数字遗体”概念，呼吁对逝者的数字痕迹实施更审慎的保存与处置。既要尊重逝者的人格尊严和家属的情感需求，不收了之，也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及相关者利益。

胡钢建议，可采取“速立频修”立法策略，先行出台框架性规范与可操作指引，明确底线规则，如明确社交账号等数字遗产的法律地位，构建基本分类继承制度，明确、简化、标准化数字遗产继承程序，随后依据技术迭代与司法实践高频评估、滚动修订。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平台应被赋予数字遗产管理人的角色，其责任包括：协助处理其中明确的、无争议的财产性权益；对涉及人格利益的数据承担安全保障责任；优化用户协议，提供“数字遗嘱”精细化管理选项，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为亲属保留情感寄托等。在技术层面，可探索应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数字遗产的确权与安全追溯。

妥善安放爱与回忆

当生命走到终点，如何妥善安放数字遗产，不只是法律与实践层面的规则设计，更关乎情感与回忆。

如今，国内外平台都着力尝试在逝者隐私保护与亲友情感延续之间寻求平衡。比如当逝者生前未作明确安排，但家属认为某类数字内容意义重大时，一些平台可提供部分聊天记录等数据备份；还有公司探索设置“闲置内容管理员”角色，若账号长时间未登录，可预先指定若干联系人，由其按预设方式处理账号留存的数据与内容，从源头减少不确定性。

对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用户，在其去世后，有的平台探索纪念账号模式，保留逝者数字足迹，为公众提供情感寄托与纪念空间。

B站UP主“墨茶 Official”因病去世后，B站将其列为纪念账号，并在主页面明显位置标注：“请允许我们在此献上最后的告别，以此纪念其在哔哩哔哩留下的回忆与足迹”。其2021年去世时粉丝量在20万上下，截至目前粉丝量已超170万，最后一期视频播放量破千万。评论区里，网友以一条条留言寄托哀思，把他永远留在数字记忆里。

这些处理方式，折射出社会对数字遗产认知的进步——它不是冰冷的代码和数据，而是鲜活的人生片段：一条朋友圈，可能是逝者生前最后的感受与分享；一封未读的邮件，可能藏着未说

出口的牵挂；一段游戏存档，可能是家人朋友珍贵的快乐时光……

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将数字资产纳入遗嘱订立范围。2023年初，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90后”博主来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计划待自己离世后将百万粉丝账号留给好友运营，并将自己名下价值300万元的虚拟资产让父母继承，被中华遗嘱库收入2023年“十大典型案例”。

据2025年3月发布的《2023年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17年至2023年，中青年立遗嘱数量增长24倍，“90后”订立遗嘱的人数上涨11.2倍。“年轻群体占比持续提升，微信账号、QQ账号、支付宝、游戏账号等数字资产也成为年轻群体订立遗嘱的重要部分。”胡钢表示。

受访专家表示，让数字遗产真正安放，除依靠法律与平台规则的完善，也离不开每个人主动管理、提前规划数字资产的未来处理方式，订立一份包含数字资产安排的遗嘱，明确哪些账号希望保留、哪些财产需要继承、哪些隐私应当封存。为亲人处理后事提供清晰指引，也让承载记忆的数字痕迹不被时间轻易抹去。“未来，我们要能够像整理家中的物品一样，把网络资产也整理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有闻智库创始人阳焱说。

高艳东建议，一方面提升对数字资产及其处理必要性的认知，明确区分数字资产中的财产性内容与情感及隐私性内容，通过遗嘱等方式确立数字资产的继承关系，或使用互联网平台内置的数字遗产工具预先指定遗产联系人及处理方式。另一方面，建立一份私密的数字资产清单，详细记录重要账号，如社交账号及云存储的登录途径、服务商及处理意愿，并定期更新。此清单可与遗嘱分开存放，指定一位可靠的执行人确保执行。

有神经科学家提出，死亡有三种形式，一是身体停止运转，二是遗体被葬入坟墓，三是名字最后一次被人提起。

遗忘，或许是死亡的最后一环。

过去，记忆藏于旧物，一封信、一只表，指尖触及，往昔浮现。如今，屏幕把生活沉淀为数字资产，一行聊天记录、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次定位、一个歌单，都讲述着曾经的过往。记忆的载体在变，温度未减。守护这些数字痕迹，是技术操作，也是一场把爱和回忆妥善安放的仪式，让人们随时随地感受昨日的笑声与泪光，放慢遗忘的脚步。

来源：新华社